

刘增新 著

厨房不大 两个人在里边就转不过身来了 雷思宁就站在厨房门口
问周克 哎 老公 我怎么总觉得这事有点怪怪的
你说你 突然冒出一个当和尚的弟弟 而且是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怎么
以前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还有 你弟弟当初为什么出家呀

江河

按你说的 你弟弟当年曾经红极一时
那我就纳闷了 这么红这么棒的一个男人 怎么会突然出家当和尚呢
肯定是突然遇到什么重大挫折 才有破红尘出家的 而且我想
极有可能是失恋 你们男人都一样 最经受不了的就是这方面的打击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江河水

刘增新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河水/刘增新著.-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033-1835-X

I. 江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1338 号

书 名: 江河水

作 者: 刘增新

责任编辑: 侯健飞

装帧设计: 苏 馨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**邮编:**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 - mail: jfwy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82 千字

印 张: 7.875

印 数: 8100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835-X/I·1432

定 价: 20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1	第一章
19	第二章
33	第三章
45	第四章
60	第五章
69	第六章
82	第七章
98	第八章
107	第九章
121	第十章

江水

江
河
水

136 第十一章

147 第十二章

159 第十三章

175 第十四章

181 第十五章

194 第十六章

205 第十七章

214 第十八章

224 第十九章

235 第二十章

第一章

1

刚过完春节，二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，管弦乐团的周克在厨房里做饭，他老婆贾思宁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漫画书。贾思宁正在看的漫画书是姚非拉的《80℃——新角度爱情观青年漫画》，这本书是女儿和弦推荐给她的。贾思宁是一所中学的舞蹈老师，属于那种越活越幼稚的女人，她现在的阅读兴趣与十一岁的女儿日趋一致。先是跟着女儿一块看席娟的书，接着又和女儿一块迷上了动漫。这件事弄得周克十分头痛。周克给女儿规定，只准用她的零花钱买动漫书。女儿零花钱不够时，就背着周克向当妈妈的要钱。结果母女两个就经常在一块鬼鬼祟祟商量买漫画书的事。还时不时交流交流心得体会，搞得周克一点脾气都没有。

“我回来啦！”女儿和弦放学回来了。与往常一样，进门先喊我回来啦。接着一边换拖鞋一边叫了声妈。贾思宁应了一声。和弦又问：“我爸呢？”贾思宁用下巴朝厨房那边努了一下。和弦见就妈妈一个在客厅，便走过来悄悄告诉妈妈：

“老妈，最近又出了本叫《纯真年代》的新书，我看封

面和内容提要挺有意思，你想不想看？”

贾思宁说：“买回来看看吧。”

女儿便把手一伸，说：“MONEY！”

贾思宁问女儿：“唉，我上次给你的五十块钱就花完啦？”

女儿说：“老妈你会算账吗？那五十块钱除买书外，剩的钱买了两张碟，我不是已经给你报过账了吗？”

贾思宁只好又偷偷给了女儿三十块钱。她们母女俩现在基本形成默契，由女儿提供动漫最新信息并负责采购，由当母亲的提供资金。条件是买回来的新书必须让当母亲的先看。和弦拿了钱，说我明天就给咱们买回来。说完跑到她那半间小屋放书包去了。贾思宁抱着书，先是靠着沙发看，看了一会觉得不舒服，改为半躺的姿势；躺了会还觉得不舒服，干脆扔掉拖鞋，伸展四肢趴在沙发上看起来。和弦放下书包后，又跑过来问她：“老妈，怎么样？”贾思宁说：“还行，挺有意思的。”女儿说：“你可别给我把书弄脏了！也不准折书角！”按说父母是搞音乐和舞蹈的，女儿应该喜欢音乐和舞蹈才对。但是和弦从小就对这些不感兴趣，就是喜欢动漫。买回来的动漫书都保存得十分完好，准备将来开漫吧呢！贾思宁说：“知道知道，你别在这搅和了，快写你的作业去，小心你爸一会又说你。”

女儿把嘴一撇，说：“哼，我爸偏心！他就知道说我，怎么从来不说你？就像现在，你好吃懒做地趴在这里看书，他一个人叮叮咣咣在厨房忙活，他怎么就不说你？”

贾思宁就笑着骂了句：“这死丫头！认真教训起我来了，下回还想不想从我这要钱买书了？”女儿做了个鬼脸，笑着跑回她那半间小屋去了。

周克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个小时，菜差不多准备齐了，想

喘口气，便拿着一头蒜和一个空碗出了厨房。到客厅看见贾思宁像只懒猫一样趴在沙发上，便说：“哎，注意形象！”边说边顺便在老婆屁股上拍了一巴掌。

贾思宁说：“什么形象？这样舒服！”

周克问：“看的什么书？又是动漫？”

还没等贾思宁回答，他就又提高声音，冲着女儿那半间小屋说：“和弦，你又勾引你妈看什么动漫书啦？”

和弦就在小屋喊：“老爸，搞清楚啦，是你老婆要看，让我去给她买的！”

贾思宁就笑。周克也笑，一边硬掰着老婆的手看了下书的封面，一边对贾思宁说：“哎老婆，咱好赖也是舞蹈学院毕业的大本生，年龄也三十有五啦，总不能像小学五年级的小女生一样，成天抱着动漫傻乐啊？”

贾思宁说：“嗨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喜欢动漫的不仅有小学五年级的小女生，像我这样妈妈级的女人，也大有人在呢！”说罢推着周克说，“行啦老公，我爱你！你辛苦啦！快去厨房继续忙活去吧，回头我奖励你。”

这是贾思宁的惯用手段，偏偏周克就吃这一套。这没办法，贾思宁小周克五岁，结婚十来年，已经习惯了，现在想改也不容易。周克对妻子言听计从忠贞不二。用贾思宁的妹妹贾思静的话说：姐夫和姐姐两个人的关系“好得跟铁桶一般，针插不进水泼不入”。贾思静公开宣称周克是个“楷模姐夫”，并准备以姐夫为标杆寻找对象。

周克把蒜头放在茶几上，说：“也别让我一个人辛苦，把蒜剥了。”贾思宁说行。但周克还没进厨房，她就又冲着女儿那边喊：

“和弦，你爸让你剥蒜！”

女儿这会正钻在床下边整理她的漫画书，听到后很坚决

地喊：“你自己剥！”紧接着又追加了一句，“以后还想不想看漫画书啦？”

贾思宁就又冲快进厨房的周克喊：“老公，你看你女儿又威胁我！”

周克扭过头，笑着说：“我不管，你活该！”

贾思宁不好继续耍赖，只好放下书，爬起身开始剥蒜。

2

敬弘法师在街上走着。他背着一个黄布包，步履匆匆，好像急着赶去一个地方。现在北京的大街上，时不时会有身着僧袍的僧人走过，大家已经不像前些年那么稀奇了。但敬弘法师还是十分引人注目。一般人的印象中，和尚都圆圆胖胖的——出家人嘛，六根清静，心宽体胖。敬弘法师可不一样。敬弘法师给人一种清俊飘逸的感觉。不时有女孩注目于他。过一个过街天桥时，迎面两个女孩看见他，居然站住了。一直看着他从她们身边走过，两个女孩才悄悄议论说：“肯定是个演员，你忘啦，最近不是正在拍一部和尚题材的电视剧吗？”

另外一个女孩说：“不可能！演员不拍戏时，干吗还穿着僧袍在街上逛呀？对啦我想起来啦，前两天电视新闻里说，佛教协会组织了个佛乐团，要去哪里巡回演出。他没准是佛乐团的吧？”

“那倒有可能。反正我感觉他不是一般的和尚。”

敬弘法师的确是个不一般的和尚。十二年前，音乐学院一个年轻有为的副教授突然抛却红尘，出家当了和尚。并且从此音信杳无。十二年后他回来了。如果不是佛教协会组织佛乐团赴台湾等地巡回展演，他也许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，

永远不会与住在这座城市里的哥哥再见一面。昨天下午他打通哥哥的电话时，哥哥居然一下就听出了他的声音。他本来想与哥哥在电话里说几句话，把带给母亲的一点东西留在居住的寺院里，让哥哥随后去取就行了。但是哥哥执意要让他到家里来看看。没办法，他只好答应了。

但他忘了告诉哥哥一声：不吃饭。佛门有佛门的清规，尘世有尘世的习俗，他出家太久了，忘了尘世这个习俗。

3

周克家里，厨房。

周克依据尘世的习俗，并参照佛门的清规，准备的几个菜全是素菜——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素菜，是供出家人吃的那种素斋。不仅菜里没有一滴荤腥，连菜板、菜刀、锅铲、锅以及碗筷，全都是昨天从家乐福新买的。贾思宁剥好蒜，推开厨房门，把剥好的蒜递给周克。厨房不大，两个人在里边就转不过身来了，贾思宁就站在厨房门口，问周克：

“哎，老公，我怎么总觉得这事有点怪怪的。你说你，突然冒出一个当和尚的弟弟，而且是一母同胞的亲弟弟，怎么以前从来没听你说过？”

周克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觉得奇怪，我也觉得奇怪哩！差不多有十一二年了吧，我这个弟弟一直没和我联系过，也没和家里联系。就像当初他突然出家遁入空门，把我和家里人弄得云里雾里一样，这次我也弄不清他怎么突然会出现，而且还要到家里来。”

贾思宁问：“你弟弟当初为什么出家呀？失恋？还是倒了别的什么大霉？或者受了什么特别大的刺激？”

周克说：“这你可猜错了。我这个叫周凯的弟弟虽然人

长得与我很像，但音乐方面的天赋却远在我之上。我们俩是一前一后毕业的。先一年我毕业，毕业后进了管弦乐团；第二年周凯毕业，毕业后留校，二十七岁就当了副教授。他对中国音乐，尤其是对佛教音乐有极深的研究。出版过佛教音乐专著，先后到英国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德国海德堡大学、巴伐利亚音乐学院等著名院校讲过学，红极一时。”

贾思宁说：“是吗？不过这恰恰证明我没猜错！你想，这么红这么棒的一个男人，怎么会突然出家当和尚呢？肯定是突然遇到什么重大挫折，才看破红尘出家的——而且我想，极有可能是失恋。你们男人都一样，最经受不了的就是这方面的打击！”

周克说：“你这是女人之见俗人之见。当然，我也是俗人。当初我也这样想过。不过最后没找到支持这种想法的证据。倒是我母亲当时挺想得开的，她听说了二儿子出家的事之后，只说了一个字：缘。”

贾思宁说：“真看不出，你们家的事情还挺复杂的。你说，除这件事你瞒着我外，是不是还有别的事瞒着我？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打算？我可警告你，第一，不准你有这种想法；第二，不准你再爱别的女人……”

周克赶紧打断老婆，说：“嗨嗨嗨，你怎么说着说着就扯到这上头了？烦不烦你？”

贾思宁说：“不烦！你们男人不经常敲打敲打不行！就得这样耳提面命，隔三差五警告警告才成。”

周克就无话可说了。这时候，女儿和弦跑过来，说：“老爸老爸，我这个当和尚的叔叔长什么样啊？一会他到了咱家，我怎么叫他呀？叫他叔叔还是叫他‘贫僧’？”

周克说：“你们语文老师是怎么教的？什么‘贫僧’？贫僧是和尚的自称。你应该叫——我也弄不清该叫什么了。哎，

这还真是个事，不只和弦叫什么是个问题，我们俩怎么称呼也是个问题。”

贾思宁说：“和弦就叫他叔叔呗！我们俩更好办，你是他哥我是他嫂，直呼其名叫他周凯就行，总不能叫他和尚或者师傅吧？”

和弦还是接受不了，说：“我怎么总觉得把一个和尚叫叔叔有点鬼异。行吧，叫叔叔就叫叔叔吧！下回作文我可有的写了——‘一个当和尚的叔叔’，绝对独一份！”

4

菜准备齐了，四个凉菜六个热菜，基本上全是豆制品，外加一个青菜豆腐汤。还准备了一瓶红葡萄酒。周克把凉菜先端上餐桌，热菜等客人来了再炒。周凯电话里说的是六点半前后到，快六点二十时，周凯没到，贾思宁的妹妹贾思静却先到了。她按门铃的时候，周克和贾思宁还以为是周凯到了，慌得赶紧开门并做好了迎客的表情。结果开门一看是小姨子，周克就说：

“哎，怎么是你？”

贾思静说：“怎么不能是我？”说完才叫了声姐夫，又冲贾思宁喊了声姐。贾思静是那种张张扬扬的女孩子，今年刚二十三岁，在一家旅游公司当导游。隔三差五跑到姐姐家蹭饭，事前连个招呼也不打。在周克跟前也没大没小，随便开玩笑不说，有时候，还敢给姐夫的手机上发个说黄不黄的小段子。比方有一回，她给周克的手机上发了个谜语：“一个裸体男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——打一成语。提示：如果你惹我姐生气的话……”周克看了一笑，猜着了，但没给她回复。贾思静知道他不会回复，这边刚给他发完信息，那边便给姐

姐打电话，说我给姐夫发了个猜谜语的信息，你回去问他猜着没有？贾思宁回来后就问周克：思静给你发了个什么谜语啊？叫我看！周克心虚，已经把那条信息删掉了。说：没什么，思静瞎胡闹。贾思宁说：什么瞎胡闹？你说了不算，我看看。周克只好说信息太满，已经删掉了。贾思宁倒没往别的方面想，说：是你猜不着吧？周克就说：“什么猜不着——以卵击石。她一提示如果你惹我姐生气的话……别人猜不着，我还能猜不着？”接着就把那个谜语给老婆讲了。贾思宁听了，就笑得格格的说：“一点不错。你要是敢惹我生气的话，可不是以卵击石是什么？”

贾思静到姐夫家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，换拖鞋进客厅，看见餐桌上的凉菜，上手就抓了一块素鸡腿往嘴里塞。贾思宁在妹妹手背上拍了一巴掌，说：“哎，你几岁啦？这是一会待客人的！”

贾思静说：“我就是客人呀！”说完又问，“怎么一桌子全是豆制品，起码得给我准备两个猪蹄吧？”

周克就跟小姨子开玩笑说：“罪过罪过！佛门静地，施主千万别再提猪蹄二字。”边说还边单手做了个揖。

贾思静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笑着说：“姐夫，你什么时候出家了？是不是给我姐气的？”

贾思宁说：“你姐夫倒没出家，不过一会要来的客人是个出家人！”

“骗我吧？”贾思静不信。

贾思宁说：“不信你问你姐夫，让你姐夫给你说。”

周克就把周凯的事简单说了说。贾思静听了就更不相信了，说：“不会吧？大天白日的，你们家怎么会冒出个和尚亲戚呀？那我得赶紧走啦，要不然一会见了面，我怎么称呼他呀？”

和弦跑过来说：“小姨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研究过了，一会我爸我妈叫他周凯，我叫他叔叔，你愿意跟他们喊他名字也行，愿意跟我喊他叔叔也行！”

贾思静就笑着推了和弦一把，说：“去！那不乱了辈啦！”说完几个人全笑了。笑过之后，贾思静还是有些不相信地又问了一遍，说：“真的啊？姐夫真有这么一个弟弟呀？这太奇怪也太有意思了！一会儿我们这些俗人与一个出家人共进晚餐，怎么用筷子怎么张嘴呀？以前只是在电影电视里见过和尚，现在冷不丁与一个和尚面对面，说什么呀？再说，他会说什么呀？也不知道和尚吃饭前念什么经不念？吃饭的时候准不准说话？准不准笑——对啦，当和尚的会不会笑啊？是不是永远都是双手合十，闭着眼，嘴里念着‘善哉善哉’呀？”贾思静边说边做了个闭目合十的样子。

贾思宁说：“行啦，你就别想七想八了。一会儿人一来，不就什么都明白了——思静，我可警告你，一会把你那嘴管严些，别像往常跟你姐夫那样，没大没小的乱开玩笑，免得乱了人家出家人的心性和清规。”

几个人正说着，电话响了。是门口传达室打来的。原来周凯到了大院门口，传达室的老张一看是个和尚，以为是到院里化缘来了，不让进。细问之后，才半信半疑地给周克打了电话，让他去门口接人。

5

传达室门口站了一堆人在看热闹。这没办法，俗人进了和尚庙，和尚不会围着看热闹，但一个和尚进了俗人的院子，俗人非围着看不可——要不怎么是俗人呢！和尚周凯倒没怎么不好意思，他可能已经习惯了。脸上是那种不笑也不恼的

表情。周克赶紧走过去，弟兄俩十二年没见面了，如果都是俗人，恐怕免不了要拥抱一下，感叹一番。但现在僧俗相隔，周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只好叫了声周凯。倒是周凯入乡随俗，叫了周克一声：“哥！”这声哥叫得周克心头一热，眼泪差点没掉出来。旁边看热闹的几个女人，便小声嘀咕着说：“还真是弟兄俩吧！长得挺像的。”其中一个女的认识周克，悄悄扯了扯他的衣服，问：“真是你弟弟呀？”周克笑笑，说：“那还有假！”说完赶紧领着弟弟往家里走。

周克领着和尚弟弟一进屋门，贾思宁姐妹俩全都吃了一惊：周凯虽然长得与周克很像，但眉宇间比哥哥多了几分清俊，确实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。刚才贾思宁还担心妹妹会乱了人家出家人的心性呢，现在人家出家人的心性倒是纹丝不乱，她们姐妹俩心里却有点慌乱了。尤其是妹妹思静，平常跟周克嘻嘻哈哈，什么玩笑都敢开，现在见了周凯，连脸上的表情都有点僵了。眼前这个和尚与她心目中想象的和尚完全是两回事。和尚周凯没有闭目合十，没有张口闭口善哉善哉，而是像常人一样，进屋先冲着贾思宁叫了声：“嫂子你好。”贾思宁也忘了刚才说的直呼其名了，赶紧还了句：“你好！”和弦还行，按预订的方案过来喊了句：“叔叔好！”周凯笑着回了句：“侄女好！”随后又主动对贾思静说了句：“你好！”贾思静这才慌里慌张还了句：“你好！”整个见面过程五讲四美文明礼貌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。虽然看上去多多少少有些别扭，但“僧俗”双方都很高兴，周克心里也非常满意。

但有一点很让他失望：弟弟说他已经用过斋了。周克这才想起，好像佛门有规定，不能私自在外边吃饭的。

没办法，这项议程只好取消。

周凯很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。你们用饭吧。我可以看会电视。”

周克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晚饭可以推迟一会。”

贾思宁也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都不饿。有时晚饭根本不吃。”说完又问女儿和思静，“你们俩要是饿了，先到厨房凑合吃点。让他们弟兄俩说会话。十来年没见面了，应该好好说说话。”

贾思静赶紧说：“姐，看你说的，好像我是饿着肚子蹭饭来了？一块吧，一块说说话。”贾思静这会有点缓过劲来了，脸上的表情也不像刚才那么僵了。

和弦也说：“你们都不饿，那我也就不饿了。我也想听爸爸和叔叔说话，要不然我将来的作文怎么写啊？”说得几个人全都笑了。

接下来几个人就坐在沙发上交谈起来。周凯自然是中心。几个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。贾思宁最想问的问题自然是他当初为什么出家，但是又不好意思张口。周克十来年没见弟弟，很想问问他这多年的情况，但也不知从何问起。周凯好像很能理解这点，主动说：“哥哥嫂子，你们大概有很多问题想问，有很多话想说。这些问题归纳起来，我想就是一句话：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？过得如何？我的答案很简单：这些年我出家了，过得不错。所以这个问题咱们就算谈过了。还有第二个问题：你到哪里去？这个问题我倒想说说……”原来两岸佛教协会新近组织北京佛教乐团，准备赴香港、台湾等地演出，周凯是乐团的成员，将于明天随团离京。他其实已经来京好几天了，因为排练特别紧张，所以拖到今天才来看他们。

“这么说，这些年你一直没有离开音乐？没有停止对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？”周克听后问弟弟。

周凯说：“好像不能这样说。不能说研究。我只是随心而为，随意而演，并没有什么目的。”

贾思宁问：“你们平时都吃什么呀？是不是一点带荤腥的东西都不准沾？我看有部电视剧里不是说：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吗？”

周凯就笑了，说：“那是电视里。实际上不仅酒肉不能沾，以前连鸡蛋都不准吃。现在为了保证僧人的营养，可以吃鸡蛋了。另外还允许每天喝一袋牛奶。”

贾思静就很吃惊地说：“是吗？那可真够清苦的。”

和弦问：“叔叔，你在乐团演奏什么乐器呀？”

周凯说：“笛子，管子，笙，二胡，什么都演。但主要是管子，双管和单管。”

和弦问：“什么是管子呀？我怎么没听过这种乐器？”

贾思宁拦住女儿，说：“去，别捣乱！你爸以前就是吹管子的，回头让你爸告诉你。”贾思宁说的是事实，周克到管弦乐团后，最初也是演奏管子，后来贾思宁嫌他吹管子显得土，与现代社会不协调，就改吹西洋黑管和萨克斯了。

和弦反击妈妈说：“我怎么会捣乱呀——叔叔，我不是捣乱吧？你带管子了吗？能不能即兴给我们演奏一曲？”

周克和贾思宁正要拦女儿，没想到周凯已经答应了。他打开随身带的布包，先从里边拿出两包东西交给贾思宁，说：“出家人，没别的东西好带，这是两包中药，是我自己从山上采的。一包给嫂子，另一包让我哥寄给母亲。”贾思宁没想到这个和尚弟弟上门还会像俗人一样带礼物，慌忙接了，同时心里又在紧急考虑该给弟弟回什么礼物才好。这时周凯已经从包里拿出演奏用的管子，试了一下音，然后说：“哥，你